

# 青春之光，在塔里木河畔闪耀

兰天智



我与一座城

## 心在梅城

王张应

皖西南重镇梅城，是安徽省潜山市府所在地。我是潜山人，梅城自是我家乡。许多时候，人不在梅城，心却在梅城。

我老家在梅城北十五公里处的黄土岭村。在我早年记忆里，梅城叫南乡。祖母去梅城走亲戚，说是去南乡。上学后，我才知道南乡原来就是梅城。

当年，生活在农村的我渴望进城，梅城曾是我十分向往之地。我小学和初中是在村校读的，1979年，我来到潜山师范学校读书。遗憾的是，那时潜山师范学校不在县城，是在梅城西北潜水上游十多公里外，一个名叫白水湾的山沟里。黄土岭，白水湾，梅城，差不多连成一个三角形。读师范三年，出行基本靠两条腿走路。我曾舍近求远，绕道梅城，多走三角形的一条边。原因很简单，想去梅城走走。

兜兜转转，十二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，调到梅城工作，在梅城安家落户。

我在梅城住了五年。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梅城还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。走出梅城后的二十多年，我时常想，梅城究竟有何魅力，让我一直挂念？关于这座小城独特的品性，我一直梳理它关于“梅”的种种元素。

相传自古以来，此地人爱植梅花。寒冬腊月，城里城外，红梅傲雪，暗香袭人。2018年，潜山撤县建市，2021年立梅花为市花。在梅城，城市公园、路边绿化带，随处可见梅花倩影。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在一座以“梅”为名的城市里，我相信梅花的坚强、梅花的高洁一定是这座城的追求。作为一个梅城人，我希望自己身上，始终保持一股梅的气息。

老城是一座建在河滩上的古镇，东西二面，皖水和潜水两条大河流，在城东南方向会合后，便有一个更显地域色彩的名字——皖河。被河水包围的梅城，从前夏季防汛压力非常大。河水水位上来，城内的水难以外排，内涝是常事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在梅城工作，住单位宿舍大院，院墙外便是梅河。梅河自梅城西北彰法山下蜿蜒东流，在梅城东南角注入皖水。梅河平时少水，但到汛期，四面八方的水归集到这里，水量太大，只好朝两岸溢出。

如今梅城人对梅河进行综合治理，疏浚河道，控制污水排放。两岸种草植树养花，打造成水清岸绿、鸟语花香的湿地公园。这里已成为一条穿城而过的美丽景观带。

我对梅城的雨感受颇深。梅

城雨多，与城西北的天柱山有关。天柱山又名万洞山，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多米。一座山，就是一座大水库。天柱山的水，目之所见，清亮亮的山泉水，自山上分流万道溪涧，浇灌山下万顷良田。山高林茂，水汽挥发，升空成云，降为雨。

梅城的雨，说来就来。明明丽日当空，突然飘来一片云，便开始下雨。雨说去就去，干净利落。雨住天明，阳光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，金光四射。住在梅城，易见彩虹，易入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意境。我总觉得，梅城似雨城。梅城的梅雨季很长，一年四季，三个季节都像梅雨季。

梅城是戏剧之乡，黄梅戏在这里发扬光大。游客到潜山，从天柱山上下，会去梅城南门外十几公里处走走，那里有京剧鼻祖程长庚的故居。客人住在梅城，晚上可去剧场听一曲黄梅戏。

“呀子啷子啷哦——呀子啷子啷哦——”从前的梅城人，在园里养花种菜，出力劳作时，很喜欢哼唱黄梅调。现在的梅城人，走在路上，骑着自行车，冷不防自顾自地飘出一句黄梅歌：“你是山野吹来的风——”梅城的大街小巷，氤氲着黄梅戏的韵味。

我从梅城走出去，先后落脚江南江北几个繁华城市，却还是时常想起家乡梅城，想起梅城的梅，那以梅为名的花，那以梅为名的河，那以梅为名的雨，那以梅为名的戏……

在我心目中，梅，是我对一座城的昵称。



图为梅城二乔公园。

潜山市委宣传部供图



“才站长，智慧电源平台上出现故障报警。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才登巴问。

“枢纽总配电柜电源缺项了。”

“打开远程操作界面，立即断电，然后组织人员到现场核检情况！”才登巴果断决定。

看着值班人员远程切断了配电柜的电源，才登巴拍了拍值班人员的肩膀，笑意盈盈地说：“多了一双智慧的眼睛，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发现水利工程上的问题，工作便捷多了！”

在这里，33岁的才登巴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局工作已经13年了。与奔流不息的塔里木河一起流淌的，是他闪亮的青春岁月。

人不理解。后来，他们通过附近团场，给职工、农民做工作。慢慢地，思想工作做通了，汨汨水流终于缓缓流进了干涸已久的台特玛湖。

打那以后，生态输水就越来越顺畅了。哗哗的水流，一路唱着欢歌奔流而下，齐聚到台特玛湖里。

一年又一年。渐渐地，曾经死气沉沉的台特玛湖又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如今的台特玛湖，湖面广阔，绿水流翠，群鸟翻飞，如诗如画……

### 二

台特玛湖变化的过程，反映着塔河流域治理的过程，才登巴等一批塔河流域守护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成长着。

那一年，生态输水结束后，包括才登巴在内的新来的20多名员工被分到了各个管理站。这些站点不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戈壁荒滩，就是在荒无人烟的胡杨林深处。

才登巴被分到轮台县轮南镇塔河桥社区英巴扎管理站。这里，只有一个管理站和一个水文站，两座孤零零的房屋。

才登巴刚到管理站时，站上只有五六个人，条件非常艰苦。很快，一起分来的两个同事忍受不了这里的环境，卷起铺盖走了。

才登巴的心里五味杂陈。“塔里木河养育了一代代南疆儿女，如果谁都不愿守护它，任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，将来我们拿什么留给子孙后代？”才登巴清楚，守护这条河流就意味着和孤独寂寞为伴。但他更清楚，塔河流域就是子孙后代的“金山银山”！才登巴选择了坚守。这一守就是10余年。

英巴扎管理站管辖190多公里的河道，26个生态闸，设有多个卡点。

没过几天，师傅就把才登巴带到了英巴扎的1号卡点。卡点距管理站很远，条件也更艰苦。在一片原始胡杨林深处，孤零零地立着一间房，像大海上漂浮的一叶小舟。吃的水是压井压出的苦咸水，蔬菜等生活物资10天左右送来一次。

师傅离开前，给才登巴认真交代了卡点的职责和注意事项，还带着他熟悉了河道巡查的范围及重点巡查的区域。所有的巡查工作，都是靠步行来完成。

师傅离开了。从此，一片林，一间房，一个人，一条河……

在卡点上坚守，每天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景色：灰突突的一片林。每天伴随着同一条河，重复着同样的巡河工作。平常人看来很简单的打个电话，在这里都是一件难事，需在胡杨林中到处找信号……

最煎熬的是寂寞。尤其是自11月份到春节前后这段时光，棉衣回家了，牧羊人转场了，三四个月连个人影也见不到。才登巴每天面对的，除了这片林、这条河外，只有太阳和月亮的换班，白天和黑夜的交替。有时，面对空旷的胡杨林，他大吼几声想消除寂寞，然而声音很快被苍凉的胡杨林吞噬。才登巴说，这种寂寞是常人很难想象的。

他在一个卡点最长待了88天，没有出来过一次。“出来后感觉自己都不会说话了！”他说。

### 三

对于才登巴来说，孤独、寂寞、辛苦，他都可以忍受。如何让塔河两岸的人们停止非法打井、架泵抽水、肆意截流，才是他最闹心的事情。

2012年之前，塔河两岸非法开荒严

重。每到一个个卡点，听到柴油机发动的声音，看到林中突然冒黑烟，或者是发现新鲜的车辙，哪怕是一段电缆、一截管子甚至一个布条……他都要细致地查看。有时，他会住在大型泵站，一住就是个把月。

在巡河的过程中，才登巴深深感到，一些人法律意识非常淡薄。为了守护好这条河流，有时，他还把帐篷扎在种棉大户的棉田边，一边劝阻非法截流、架泵，一边进行水利普法宣传。“要让大家知道哪些事情能干，哪些事情不能干。能干的该如何办手续，合理合法进行。”他说。

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才登巴沿着塔河不停地巡走。

这些年，他从英巴扎管理站的1号卡点到4号卡点，再到7号卡点；从轮台县到尉犁县，现在已经是乌斯曼管理站副站长。工作岗位在变，但他的信念从未改变：要守护好塔里木河，让塔河的水更清、树更绿、景更美。

从2015年开始，他的眼前慢慢绿起来了。正是这一点翠绿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。看着曾经荒芜的戈壁滩渐渐染上了绿色，看着眼前的生态环境一天天发生着变化，才登巴觉得自己和同伴们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。

提起这些年来塔河流域的生态变化，才登巴就滔滔不绝——

眼见为实！塔河流域实行统一管理后，上游的水量明显增加。塔河从上游到下游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，植被覆盖面越来越广，植被种类也增加了不少。最难忘的是，英巴扎南岸曾是一片荒芜的沙漠，通过多年管护和生态输水，水源充足了，曾经的沙漠变成了密林葱茏的森林公园。

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，塔河流域野生动物也增多了。以前，偶尔能看到的动物只有狐狸。现在，黄羊、野猪、狐狸、马鹿、野兔，随处可见。鸟类也增加了不少，鸕鹚、野鸭、白鹭，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鸟类也来了。

还有，塔河下游曾经干涸的大西海子水库、台特玛湖，如今水流源源不断。地下水也变充足了，就连曾经干涸的大、小海子里，都积满了水。2022年，是塔里木河近十年来水量最大的一年，河水漫溢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出现了大片罕见的湖泊。胡杨、沙漠、蓝天、候鸟与湖水相映生辉，形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。

另外，沙尘暴明显减少，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受。刚到轮南镇工作时，三天两头就刮沙尘暴。有一次，从伴行公路回来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，天昏地暗，车身被打得哗哗作响，坐在驾驶室内，甚至看不到车头。他们不敢继续前行，只能把车停在路边等待沙尘暴过去……

同时，才登巴也见证了塔河流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。

从最初的步行巡河，到后来骑摩托车，再到后来开小汽车，后面又配上了无人机，有了卫星地图……一步一步，向“数字塔

河”“智慧塔河”迈进。

“我刚到这里时，师傅带着我一个点一个点去看，跑一趟记不住，还要一趟一趟地跑。现在有了卫星地图，我们带新员工，把数据发给他，在手机上介绍，一看就明白了。”

说话间，才登巴打开手机，给我讲解：“你看，点开水利信息，种植户、耕地、泵站、机电井、防洪堤、涵管等多种信息，都显示在手机屏幕上。有了这些数据，我只要把定位发过去，对方随时可以查看相关数据和情况。”

“塔河流域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越来越高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可享福喽！”

听我这样一说，才登巴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，向我娓娓道来：“现在到了汛期，我们放飞无人机，扑棱棱一圈，就可把水流态势、河道走势、险情险段看得清清楚楚，根据险情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置。2022年汛期，在塔河右岸输水堤发现了一处险情，就是小无人机帮了大忙。现在用上了巡河APP、智慧巡检，很多工作在手机和屏幕上就能实现，智能化管理程度越来越高。河堤正常与否，足不出户就可看得清清楚楚，跟塔河流域有关的所有水情信息都可轻松掌握。”

### 四

说起自己的护河生涯，才登巴觉得很亏欠的是家人。

才登巴说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基本没管过孩子。一两个月回家一次，每次回站时，孩子总是抱着他的腿不撒手。每每想起狠心离家的情景，他就泪眼蒙蒙。

“爱人也是学水利工程的，很理解我的工作，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。”才登巴的脸上写满了愧疚。他说，爱人懂他，她知道，他热爱水利事业，热爱塔河。

他的爱人原本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水利局工作，为了支持他，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来到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干了7年聘用工。直到2021年，才正式招考进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。

“你真是舍小家顾大家！”我感慨。才登巴却说：“不光是我，站上的同事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工作，只是让家人受委屈了。”

一条河连着千万家，一群人心系一条河……才登巴只是这群守护者中的一个。正因为有了这一批批、一代代塔河守护者，才有了塔里木盆地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勃勃生机，才让曾经干涸的塔里木河成为希望之河……如今的塔里木碧波逐浪，碧水荡漾，林莽苍苍，棉海茫茫。

其实，这些守护者的青春并没有远去，而是随着塔里木河奔流不息，缓缓流淌。

塔里木河畔，青春的身影，默默的奉献，让这条古老的河焕发生机，奔涌向前……

图①为塔里木河干流源头——阿克苏河、叶尔羌河及和田河的交汇处肖夹克。

肖玉磊摄(新华社发)

图②为塔里木河两岸，胡杨茂盛茂盛。

沙波摄

图③为白鹭从塔里木河湿地飞过。

王志清摄(人民视觉)

版式设计：赵德汝



③

# 大地